

一、

新年第一声惊雷，不是春雷，而是发生在广州第一民企——雪松控股，旗下雪松信托的暴雷。

2月10日，一大批投资人来到广州黄埔区的雪松总部大厦，讨要他们的投资款。

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安稳地睡好觉，也没有开心地过好这个春节。

就在春节前夕，雪松控股的董事长张劲，发布了一篇致歉信，公开承认原定于1月底兑付的理财产品违约，并承诺在2月底之前，完成兑付承诺。



这些愤怒的投资人，到底有多惨呢？

据悉，暴雷的雪松信托规模200亿，总共有8000个投资人。

这意味着，一个投资人的投资金额，平均在250万元。

信托本来就是富人的游戏，为了保护投资者，筛选合格的投资人，监管部门为信托产品的投资人，设置了100万元的起投门槛。

能拿出250万元，去买信托产品的人，都是富人。

然而，这一次，这些富人们，却栽在了雪松信托这颗大雷上。

二、

雪松信托并非第一次暴雷，早在雪松信托还是“中江信托”的时候，就早已出现兑付危机。

2019年，中江信托80亿规模的产品逾期，涉及到2710位投资人。

彼时，中江信托依然在“明天系”手中，接二连三的暴雷，让中江信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。

那一年，雪松控股以2688亿的营业额，杀入世界500强，成为替代恒大，广州唯一的世界500强民营企业。

那一年，张劲野心勃勃，给雪松控股定下了三个一万亿目标：万亿销售额，万亿资产，万亿市值。

雪松控股通过大宗商品交易，迅速将公司规模做大，拥有一块金融牌照，成为了张劲继续做大雪松控股的寄托。

信托牌照，全国只有68张，是金融机构牌照中最为稀缺的牌照，被称为金融牌照之母。

暴雷的中江信托，最为值钱的就是手中的信托牌照。

彼之砒霜，我之蜜糖。

一再贬值的中江信托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，但却是张劲眼中的肥肉。



第一次面对信托的投资人  
，张劲也许下豪言壮语：  
我个人将作为解决中江信托历史问题的第一负责人；雪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 
全力解决中江的历史遗留问题，会对中江问题负责到底。